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三千七百五十四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一

服虔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之大  
小也師古曰雖次時之先後亦以事類相從如  
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路溫舒  
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

曰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反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

師古曰與人傭耕俱也傭耕謂受其

雇直而為之耕言賣功傭也

輟耕之壟上

師古曰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

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

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

傭者

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督反

秦二世元

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

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人皆遣戍也

解具在勝廣皆為屯長

師古曰人所聚曰屯為其長帥也

行至蘄大澤

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

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

各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

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下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

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此言

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項燕為楚將數有

功師古曰燕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

為天下倡師古曰倡讀曰唱謂首號令也宜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

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蘓林曰狐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威衆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則為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

耳廼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

繳蓋四維而舉之音曾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

師古曰烹音普庚反又

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宋祁曰旁音步浪反

夜篝火狐鳴呼

曰大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間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師古曰張

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非戍人所止也叢謂草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

呼反音火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師古曰指而私

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詭異但主勝廣素愛人士陳勝耳卒何為並目吳廣然則衍廣字

卒多為用將尉醉

師古曰將尉者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曰將尉

廣故數言

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

奪而殺尉

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廣因奪取之

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

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

服虔曰藉猶借

也第使也應劭曰藉吏士名籍也第次也言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也蕪林曰藉

假第且也晉灼曰酈食其傳第言之外戚傳第一見我  
蘓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第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  
而猶未得漢書諸言第者甚衆第但也語有緩急耳言  
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第矣酈  
食其外戚傳所云第者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  
皆謂但耳義非且也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

師古曰言求之而得

不必胷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

也袒右稱大楚

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於九衆也

為壇而盟祭

以尉首

師古曰以所殺尉之首祭神也

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

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



斬以東

李奇曰徇略也師古曰音似峻反

攻鉅鄼苦柘譙皆下之

師古曰五

縣名也鉅音竹乙反鄼音才多反

行收兵比至陳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兵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

師古曰守郡守也令

縣令也○劉攽曰按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乎疑衍皆字又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

獨守丞與

戰譙門中

晉灼曰譙門義闕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譙門謂門上

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

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今流俗書本譙下有城字非也此自陳耳非譙之城譙城前已下矣○劉攽曰此門名

譙陳與譙隣門去譙路者也

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

豪桀會計事

師古曰號令招呼之

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師古曰堅堅甲

也銳利兵也

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

立為王號張楚

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

張說

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

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

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

聚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聚音材喻反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

師古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郡

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勝

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師古曰即梁地非河東之魏也

廣圍滎陽

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

師古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

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

晉灼曰張耳傳言相國房君是也師古曰房君者封邑之名非官號也

周文陳賢人也嘗

為項燕軍視日

文穎曰周文即周章也服虔曰視日旁氣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師

古曰視日事春申君

應劭曰楚相黃歇

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

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

師古曰戲

水名在新豐東音許宜反解具在高紀

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

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

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為好陽師古曰

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二月餘章

邯追敗之復走黽池師古曰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

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

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師古曰言為讐敵與秦無異宋不如因立之

祁曰按張耳傳作相國房君諫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

師古曰徙居宮中示

優禮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

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亟急也音居力反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

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

師古曰勿令兵西出

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

師古曰重謂尊重也

趙承秦楚

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

張晏曰卒史曹史也

燕地貴人豪桀

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

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

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

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

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

師古曰縣名也後漢安帝時改名臨濟

狄人田儋

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

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也

咎在勝

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

反師古曰反勝乃立寧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謂回還也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

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

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悉盡也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

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託言受令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

尹卬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

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

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

師古曰說

讀曰悅郟東

章邯別將擊破之

○劉攽曰按是時章邯方至滎陽何暇遣將圖

海縣也音談

東海疑郟是郟字下乃有郟下軍耳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

起

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沛縣也取慮徐臨淮縣也師古曰緹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將

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為將軍

張晏曰畔名也



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

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

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

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

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

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

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勝

之汝陰還至下城父

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

其御莊賈殺

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

軍

應劭曰涓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

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消潔也

起新陽

師古曰縣名也屬汝南郡

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

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

師古曰為音于偽反

宋留不能入武關廼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

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眾為戒徇音辭峻反

秦

嘉等聞勝軍敗廼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

師古曰之往也

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

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

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

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

田儋殺公孫

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

如淳曰徼要也

徼散卒復相聚歛也

與番盜英布相遇

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

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鄱

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

文穎曰地

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

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

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

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事

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

呼涉

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

廼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

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

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

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

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

師古曰不以付吏而

防武自  
治之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

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

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廼絕

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廼絕者班固之詞也  
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

韋昭曰臨淮縣

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

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

師古曰即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

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

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

欣以故事皆已

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

也已止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師古曰言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

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

曰浙音折晉灼曰江水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竒籍

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

師古曰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吳中子弟

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

張晏曰假守兼

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

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

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

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

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

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眴籍曰

可矣

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今書本有作眴字者流俗所改耳

籍遂拔劍擊

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

人

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

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

師古

曰讐失氣也

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

師古曰諭曉告

音章涉反

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得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

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

有

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

師古曰裨助也

相副助也裨音頻移反他皆類此

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



徇廣陵

師古曰召讀曰邵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廼

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

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

蘓林曰曹史也晉灼曰漢儀注

令史曰令史丞史曰丞史師古曰晉說是也

居縣素信為長者

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

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

主也音與的同

廼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

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應劭曰言與衆異也

嬰母謂

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故未曾貴

師古曰乃汝也○宋祁曰別本作自我為

廼家婦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

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

劉敞曰言欲舉大事為將者非此人不可耳

亡秦必矣

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

其衆從之廼以其兵屬梁梁渡

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

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也如淳曰史

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

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

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

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

師古曰復來戰

一日嘉死軍

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

邯至栗

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

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

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

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

師古

曰陷之於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  
阮盡殺之

沛公亦從沛往居鄴人范增

晉灼曰鄴音勦絕之勦師古曰居鄴縣名也地理志

屬廬江郡鄴音巢字亦作巢本春秋時巢國

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勝敗固當

師古曰言其計畫非是宜應敗也

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

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

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蘓林曰但令有三戶在其怨深足以亡秦

今陳勝

首事不立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

爭附君者

師古曰蠡古蜂字也蠡起如蠡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

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台音怡

梁自號

武信君引兵攻亢父

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

初章邯既殺齊王田

儋於臨菑

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臨濟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

田假復自立為

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

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

亡走趙角弟間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

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

古師

曰趣讀曰促

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曰田

假與國之王

張晏曰與黨與也○宋祁曰田假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

窮來歸

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

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

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如待以

禮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

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為已利而

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

閒市取齊兵也直言趙

不殺角閒以求齊兵耳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

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

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

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

秦軍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

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

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

曰名顯封於高陵晉灼曰高陵是琅邪縣

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

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

師古曰銜枚解在高紀

梁死

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

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

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

師古曰趙歇張耳共入鉅鹿也

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

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翦孫涉姓問名也

章邯軍

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

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粟以餵王離涉間之軍

陳餘

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過齊使



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

敗軍未戰先見敗徵

師古曰徵證也

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將

之上救趙至安陽留不進

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

秦三年羽謂宋

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

張晏

曰搏音博蘓林曰蝨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執欲滅秦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

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蟲而不能破蟲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敝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

師古曰鼓

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

故不如先闚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

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

師古曰縣

名飲酒高會

師古曰高會大會也

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勦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

孟康曰半五升器名

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  
之師古曰瓚說是也菽謂豆也

軍無見糧

師古曰無見在之糧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廼曰承  
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  
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

師古曰即就也

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

之諸將讐服

師古曰讐失氣也音之涉反

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杆也

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

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

師古曰未得懷王之命故且為假也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

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

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

利陳餘復請兵羽廼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

師古曰湛讀曰

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

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

還心

師古曰視讀曰示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

道大破之殺蘓角

文穎曰秦將

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

是時楚兵冠諸侯

師古曰言最為上也

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當十呼聲動天地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

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

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也

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

諸侯上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將軍兵皆屬焉

劉敞曰將軍字聯上為句按史記云始為

諸侯上將軍

章邯軍棘原

晉灼曰地名在鉅鹿南

羽軍漳南相持

未戰秦軍數卻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

二世使人讓章邯

師古曰讓謂責

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

師古曰凡

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司馬主武事故總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趙高不

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

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

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

相國趙高顓國主斷

師古曰顓與專同也

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

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

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

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為趙將有功賜號馬服馬

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偃郢音弋井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

而卒賜死

師古曰卒終也

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

千里

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蘓林曰在上郡師古曰即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蘓說是也

竟斬陽

周

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

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

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

師古曰諛諂也

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使人更代

以脫其禍

師古曰脫免也

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

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

與諸侯為從

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

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

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

質妻子為戮乎

師古曰質謂鎡也古者斬人加章邯孤

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

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成名也

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

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

軍漳南與秦

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

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于大



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

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

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

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表非也虛讀曰墟

已盟章邯見

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

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

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

漢元年羽將諸侯

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

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

師古曰異時猶言先時也秦中關中秦地

也秦中遇之多亡狀

師古曰無善形狀也

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

○宋祁曰一本無重字

吏卒

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

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  
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  
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

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

明日沛

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

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

女而東秦民失望

師古曰沛公入關儉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於是韓生說羽曰關  
祁曰景本作收其貨賂婦女而東

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羽見

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

類人也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

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

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

服虔曰兵初起時也

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

諸將皆曰善羽廼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

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

徙之長沙都

郴

師古曰郴音丑林反

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

蘓林曰講和也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

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

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罪塞漢道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

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

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

張耳嬖

臣也

師古曰嬖謂愛幸也

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

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

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

柱國共敖

師古曰共讀曰龔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

師古曰荼音塗

從楚救趙因

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

從共救趙

○宋祁曰共一作兵

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

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

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

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

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師古曰環音官

番君

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師古曰銷音火懸反

羽自立為西楚

伯王

師古曰伯讀曰霸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

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

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

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

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

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

也楚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

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師古曰如本要約也

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

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

○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江中

陳餘使張同

夏說說齊王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

曰項王為天下

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

師古曰醜惡也

而王羣臣諸將善

地逐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

師古曰於義不當然

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

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

願大王資餘兵

師古曰資給也

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

師古曰猶為齊之藩

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與齊併

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

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刼五諸侯兵

服虔曰時有十

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凡

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

凡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

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

中大破漢軍

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

漢軍皆走

迫之穀泗水

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漢軍皆南走山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

師古曰睢音雖

漢軍卻為楚所擠

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詣反又音子奚反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

水為不流

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

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

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

師古曰間行而求之

反遇楚軍楚軍與

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

滎陽戰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各反

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

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

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厯陽侯范

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

師古曰間音居覓反

語在

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

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

死

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餘反

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

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

守滎陽

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容反

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

師古曰葉音式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

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

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

彭越

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

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公虜

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

師古曰輕身而急出也跳音徒彫反

獨與滕公

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

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

擊破楚軍燕郭西

師古曰燕縣故南燕國也屬東郡

燒其積聚攻下梁

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答曰謹守成臯

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

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

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蘓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瓚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其父

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黃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外黃恐故且降待

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

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

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

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

師古曰汜音九解在高紀

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

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

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

陽東

師古曰昧音莫曷反

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

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俎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

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也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



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

師古曰若汝也

約為兄

弟吾翁即汝翁

師古曰翁謂父也

必欲亨迺翁幸分我一盃羹

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以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

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

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

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

師古

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

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

為也

師古曰罷讀曰疲

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羽令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

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劉攽曰安知無姓樓名煩者乎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

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

師古曰瞋目張目也音充人反

樓煩目不能視

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

師古曰間微問之也

漢王大驚於是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

語漢王數羽十罪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

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

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

將

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紀云項聲此傳云項它紀傳不同未知孰是

救齊韓信

破殺龍且追至成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固陵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

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

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

乃悲歌忼慷自為歌

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師古曰若汝也

歌數曲美人之和羽泣

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

者八百餘人

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音許宜反又音夜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

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廼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

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

師古曰屬聯及也音之欲反

羽至

陰陵迷失道

孟康曰縣名屬九江郡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文穎曰給

欺也欺左也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

東城

宋祁曰東城縣名

廼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

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

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

師古曰伯

讀曰然今卒困於此

師古曰卒終也

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

師古

曰艾音刈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

四隕山

孟康曰四下隕也師古曰隕音徒回反

而為圜陳外嚮

師古曰圜陳四周為

之也外嚮謂兵乃皆在外也

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

下

師古曰呼呌也音火故反

漢軍皆披靡

師古曰披音普彼反

遂殺漢一將是

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

師古曰還謂迴面也

喜人馬俱驚

辟易數里

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辟音頻亦反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

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

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

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

臣瓚曰在牛渚

烏江亭

長檣船待

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

謂羽曰江東雖小

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

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

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

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

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

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

師古曰若汝也

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

難親斫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

元凱以為但見其面非也指王翳曰

如淳曰指示王翳

此項

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

師古曰購以財設賞音工

反豆吾為公得

鄧展曰令公得我為功也晉灼曰字或作德

廼自劉王翳取其



頭亂相輾蹈

師古曰輾踐也音人九反

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

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

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

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第一篇也司馬遷取

以為贊班固因之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師古曰殽謂殽山今

陝縣東二殽是也函謂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

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

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

師古曰衛鞅也

封於商

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

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襄

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子昭襄王武王之弟

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

師古曰締結也從音子容反締音大系反

相與為一

當此之時齊有孟嘗

師古曰孟嘗君曰文

趙有平原

師古曰平

楚

有春申

師古曰春申君黃歇

魏有信陵

師古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此四賢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師古曰約

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橫謂秦也從音子容反其下亦同

燕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蘓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師古曰召讀曰邵

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

師古曰臏音頻忍反他音徒何反兒音五奚反廖音聊

常以十倍之地

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

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兵欲攻關中者皆仰嚮故云仰

關今流俗書本誤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

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字誤作逃讀者因之而為遁逃之義潘岳

西征賦云遁逃以奔竄斯亦誤矣宋祁曰姚本注文疑出作疑懼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

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

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王孝文王之子即始皇父也施音弋豉反享國之日淺國家

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

王凡六君也烈業也振長策而馭宇內

師古曰以乘馬為喻也策所以馭馬也

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鄧展

曰敲短杖也扑捶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

鄧展曰頽音俯師古曰古俯字

委

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師古曰言以長城扞蔽胡寇如

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

師古曰卻音丘略反

胡人不敢南下而

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陽銷鋒鋦

如淳曰鋦戰刀也

鋦音鏑與鏑同即箭簇也

師古曰鋒戈

也鑄以為金人十二

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坐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

年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其長五丈足跡六尺

以弱天下之

民然後踐華為城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晉灼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因河為

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師古曰問之為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

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

牖繩樞之子

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窻也

亡隸之人

如淳曰亡古文萌字

也萌民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

文穎曰墨翟宋人為墨家者也陶朱猗頓之富

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止於陶自謂陶朱公猗

頓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貲擬王公馳名天下

躡足行伍之間

如淳曰躡音疊師古

曰躡音反而免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者言免脫徭

役也免字或作

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

師古曰罷讀曰疲

轉

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讀之者為負揭之揭非

也

天下雲合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

羸糧而景從

師古曰羸

檐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

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陳

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師古曰齒謂齊

列如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

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晉灼曰耰

椎塊椎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耰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

矜同謂矛鋌之把也鉤戟戟刃鉤曲者也鎗鉞也言往

者秦銷兵乃陳涉起時但用鉏耰及戈戟之矜適戍之

以相攻戰也耰音憂矜音其中反鎗音山列反

衆不亢於九國之師

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罰而行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師古曰曩昔然也音乃朗反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

絜大

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

比權量力

○宋祁曰學官本作重力

史記作量

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

師古曰區區之貌也

○宋祁曰姚本注文之作小

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蘇林曰招舉也

鄧展曰招音翹

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也

殺

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周生亦有

言

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周時人蓋姓周耳

舜蓋重

童子項羽又重童子

師古曰童子目之眸子

豈其苗裔邪何其興

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

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

師古曰拔音卒拔之

拔鄧展曰疾起也師古曰音步末反

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

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

師古曰繇與由同

號為伯王

師古

曰伯讀曰霸

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師古曰近及羽古猶末代

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

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

霸王之國

○宋祁曰舊本無霸王之國四字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

○宋祁曰舊本無其國二字

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

過失廼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陳勝傳陽城人注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

臣召南

按志屬潁川不屬汝南也師古注誤

夜篝火○按史記作篝火注徐廣曰篝者籠也音溝此作篝火故顏以結起解之

陳守令皆不在○劉敞曰守者非正官權守者耳○胡三省曰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遷固二史作守令皆

不在通鑑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注師古曰郟東海縣也○司馬貞曰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郟恐當作郟張守節曰郟今汝州郟縣地鄧說陽城人陽城與郟地相近還至下城父○臣召南按劉昭後志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

欲擊秦軍濟陰下○臣召南按史記作定陶下據志濟

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

項籍傳梁曰方今江西云云○凌稚隆曰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叙事迥別

臣召南

按此傳與史記本紀

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也又按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故晉地理志以

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江而北也

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南公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臣召南按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



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臣召南按城陽當作成陽

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曰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補三劉刊誤所不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注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胡三省曰索隱云傅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按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即至相州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楚邱西北

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曰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齊梁畔之○臣召南按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

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傳叙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為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為齊梁反書梁即指彭越反梁地也

贊背關懷楚注云云○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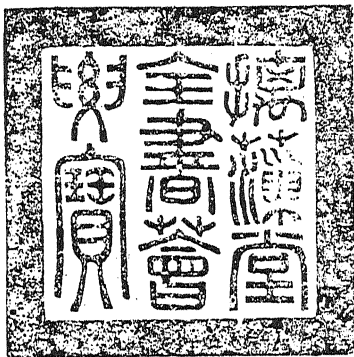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三十一考證

謹案第二十頁後七行聞沛公已屠咸陽案沛公  
無屠咸陽之事當依史記作破

第二十一頁前三行猶今言分疏刊本疏訛疎今  
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 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二  
四十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七百五十五

史部

前漢書卷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陳餘傳第二

張耳大梁人也

臣瓚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其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

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劉外黃富人女甚奉世曰顏解太迂直避禍自逃其命爾

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亡郎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

古曰郎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

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

里客宦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

曰陘音刑

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

刎頸交

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

高祖為

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

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賤以自隱

吏嘗以

過答餘餘欲起耳攝使受答

師古曰攝謂引持之

吏去耳數之曰

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

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

乎餘謝罪陳涉起斬至陳耳餘上謁涉

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

今之通名

涉及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

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

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

師古曰張膽言

勇之甚

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

視天下私師古曰視

讀曰示

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

六國後自為樹黨

師古曰樹立也

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

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

師古曰解

謂離散其心也

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王曰大王興梁

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

師古曰與

相知也

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

師古曰津名即今滑州白馬縣界也

至諸縣說其豪桀

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

曰秦

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

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

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

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外內騷動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

百姓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以供軍費財匱力盡師古曰匱竭也重以苛法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使天

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

始莫不嚮應師古曰倡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

音于 偽反 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

師古曰言

張建大楚之國而王於陳也○劉奉世曰按陳勝立為王號張楚耳云張大楚者斥其號也

使吳廣

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

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

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廼行收兵得數

萬人號武信君

師古曰武臣自號也

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

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

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

戲卻

蕪林曰至戲地而卻兵

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

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廼說武臣曰陳

王非必立六國後

師古曰非不也

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

河北

晉灼曰介音憂呂瓚曰介特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介隔也讀如本字

不王無以填

之

師古曰填音竹及反

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願將軍

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

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

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

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從繫

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

西入關

師古曰趣讀曰促

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

計賀王

師古曰言力不能制且事安撫為權宜之計耳

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

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

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黡略上黨

師古曰黡音烏黡反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

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

師古曰閒出謂殺閒隙而微出也

燕囚之

欲與分地

師古曰要劫之令割趙地輸燕以和解也

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

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

蘓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舍

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流俗書本

於此舍下輒加人字非也廝音斯

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

師古曰二公張

耳陳餘○宋祁曰別本為字作謂

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

何以能得王

師古曰若汝也次下亦同

乃走燕壁

師古曰走趣也音奏

燕將見

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

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

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

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撻也音止槩反

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執初

定

師古曰顧思念也

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

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

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

尚易燕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

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

滅燕易矣

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

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

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

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

不封

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也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

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

師古曰之往也

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

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

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

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

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

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

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

立立趙後輔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

師古曰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歇趙之苗裔也信都襄

國也○宋祁曰乃求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舊本作仍求非是

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師古曰夷平也

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

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

師古

曰屬聯及也

饗王離

師古曰饗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

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

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釋往讓餘

師古曰讓

責也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擁兵

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

師古曰胡何也

且什有一二相

全

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宋祁曰別本無有字

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

趙王張君報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

師古曰餒飢也音於偽反

張廩陳釋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

顧以無益

師古曰顧思念也

廼使五千人令張廩陳釋先嘗秦

軍

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

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

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

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

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

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廌陳釋所在餘曰廌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師古曰望怨望也以下亦同

豈以臣重去將哉

師古曰重難也

廼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

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遂收其兵

○宋祁曰一本不讓字上無耳字又

別本遂收字上有耳字

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

此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

耳雅遊多為人所稱

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

劉敞曰荀卿書有俗儒有雅儒雅儒異於俗者也耳之遊雅故多為人所稱一說多字屬上句

項羽素

亦聞耳賢廼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

師古曰治為治處也音丈

吏反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

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

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

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



榮

師古曰夏說讀曰悅說田榮音式銳反

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

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

以南皮為扞蔽

師古曰扞蔽猶言藩屏也

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

餘悉三縣兵

師古曰悉盡也

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

有故

張晏曰漢王布衣時常從耳遊也

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

師古曰羽

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

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晉灼曰齊人

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先至必

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

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

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漢王定雍地東如咸陽引

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畧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二年東擊楚則與帝紀前後參錯不同疑傳誤也餘

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

師古

曰懷其德

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

夏說以相國守代

師古曰為代相國而居守

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

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

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泝水上

日 蕪林泝

音祗也晉灼曰問其方人音祗師古曰蕪晉二說皆是也蕪音祗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祗之祗

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追殺趙王歇襄國

○景德本無此七字劉放曰斬餘泝水上

下有追殺趙王歇襄國七字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諡曰

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

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婿

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

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

趙相貫高

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

孟康曰冀州人謂懦

弱為辱師古說教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  
曰音士連反

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教齧其指出血

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至誠而為誓約不背漢也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

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

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

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迺汗王為

師古曰言何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

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貫高等乃壁人栢人要之置廁  
寇於東垣還而過趙

文穎曰置人厠壁中以伺高祖○劉放曰置頓止之次  
名也置之厠中故云置厠東海貢荔枝五里一墩十里  
一置宋祁曰東垣一作南垣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栢人

栢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  
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主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

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

死誰當白王不反者

師古曰白明也

乃檻車與王詣長安

師古曰檻

車者車而為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

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

也吏榜笞數千

師古曰榜謂捶擊之音彭他皆類此

刺爇身無完者

應劭曰以

鐵刺之又燒灼之師

古曰夔音而悅反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廼女庫

師古曰廼

也汝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張晏曰以

和悅問之臣瓚曰字多作私謂以私情相問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中大夫泄公曰臣素

知之

師古曰泄音薛

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

師古曰侵

猶犯負也

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叩視泄公

師古曰復與者編竹

木以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答刺夔委困故以復與處之也復音鞭叩讀曰叩

勞苦如平

生歡

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

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

師古曰果猶決

高

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

豈以王易吾親哉

師古曰易代也

顧為王實不反

師古曰顧思念也

獨

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

上上廼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

張王已出上多足下

師古曰多猶重也

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

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青塞矣

師古曰塞當也滿也

且人

臣有篡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

林

曰亢頸大脈也

俗所謂胡脈也

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嚙即喉嚙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荀悅

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主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

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

師古曰尚猶配也易泰卦九二爻辭曰得尚于中行王弼

亦以為配也諸言尚公主者其義皆然而說者乃云尚公主與尚書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翁主益知主不得言主掌也

封為宣

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

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

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太后

師古曰為

齊太后以母禮事之

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復



薨

○劉敞曰復字疑行

呂太后立教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

也

師古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

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教前

婦子二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

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

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

國為睢陵侯薨子昌嗣

師古曰睢音雖

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

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絕世封教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

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

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

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

用之誠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

後相背之鑿也

師古曰鑿古戾字戾達也執

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

張耳傳庸奴其夫○王楙曰史記謂嫁庸奴亡其夫是夫本庸奴又亡去也班史削去嫁亡二字義便不同  
宦為外黃令○臣召南按史記作宦魏為外黃令是也  
必有魏字以別于秦漢書刪之即下文秦購耳以千金不明矣

陳餘傳耳餘為左右校尉○

臣召南

按此文上史記有

邵騷為護軍一句又下文張耳為右丞相下有邵騷

為左丞相一句漢書刪去實于事情不核

蒯通說其令徐公○

臣召南

按漢書於史記亦多所訂

正如說項羽之韓生及此傳范陽令徐公是也又如  
貫高說張敖語史作今王事高祖甚恭生前豈應稱  
謚漢書改高祖為皇帝當矣

餘廼使夏說說田榮○

臣召南

按史記作使張同夏說

則遣說田榮者有二人此祇夏說一人又中大夫泄  
公曰臣素知之史記作臣之邑子素知之言生同縣

而又相識也

尊魯元公主為太后注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

○ 臣召南

按顏注無理惠紀中劉放已辨之矣

前漢書卷三十二考證